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徙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  
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潛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  
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廬陵  
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懼

又如晴霽終南。衆數前陳。攬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召濂爲黃冠。逃隱小龍門。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叅攷歷代郊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安遠知縣。復徵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對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壁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行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嗜神仙，好邀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

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若不遷。時詔許言事。有上疏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笞之。而上怒未解。漣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采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旣誤罪言者耶。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凡山川百神。朝享律。屨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臣碑。尙屬國詔諭。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俾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濂不勝杯爵。上勸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醉學士歌。又以濂馬瘠。命選御廐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召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卽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旣以年至。詔致仕。追贈二代。誥辭皆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撓之不怒。靜之不肆。又嘗延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既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不受。曰。天朝侍從。受小夸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翌日勅儀曹奉上尊法籙相續。自是日侍上遊晏。上喟然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序班慎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嘗坐、以皇后皇太子言、特  
赦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謚文憲、  
濂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  
闡奧、至其議論著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  
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  
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  
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  
哉、卽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  
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  
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



神士結茹爲叢。無有設像之事。今博土而肖之。失神而明之之義。古者既灌迎牲。既奠燭蕭合羶。今薰蕪太簡。古者祭享設廷燎。天子百公五十。卿三十。今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雜置妄列。若荀况之性惡。楊雄之事莽。王弼之崇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短喪。馬融之附勢。亦屬其中。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在堂。而路黜在下。可乎。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龔川魏漢。

律所制大成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尹望且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圖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逮云。議上忤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發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巖坡芝園歸田諸集。一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瑨。次曰璉。而璉尤有名。璉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得罪。誅。璉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朱廣齊名。號國初三宋。王世貞曰。朱仲珩書兼衆體。皆可名家。方

孝孺比之威鳳。狝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予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君子觀化。小人懼化。中心既懼。何以能觀。我心情識。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恪示懌。蓋其從行二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

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譏以佞佛。然讀其文。考其所爲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兼優卓然開道之大儒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曰。細拆密抄。大包幽遐。席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宗韓。沿朱遵洛。篋瓢陋巷。若食萬鍾。誦物型家。惟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爲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造道之淺深。則去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蘿山子曰。馴而弗擾。踴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之門。而不之知也。蓋文憲之所以養正學者。皆儒

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疑有待焉。尚  
未之言也。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  
之。父因益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潛。柳貫。武  
威。余闕。宣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  
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  
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朱濂稱  
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  
夏圭商敦。望而知非賄物。翰在明初。與宋濂。王禕。同

時崛起。開三百年文運之隆。而虞山錢謙益尤以翰  
爲最。曰仲申仕雖不達。而文章清淳。迥古。時或有朱  
主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  
行於世。而皇初井牧諸篇。尤爲當時所傳誦。其皇初  
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懸。懸。翼。翼。由一而二。二  
氣則一。雖。雖。肝。肝。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  
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心。不。能。  
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  
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  
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

處雖歧息。變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塋。毛食血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獮。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脩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兪。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夔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堯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脩矣。禹之興也。承乎  
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  
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  
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  
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  
埋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  
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  
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  
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  
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

爲其私。知異說。摘羣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選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誅。君臣

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  
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  
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羞  
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論曰：楊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詮釋經  
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  
世之規也。吾婺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  
勉齋黃氏。然猶循軌守轍。以恪善恭謹。取重於天  
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太之。有網羅  
天地。括囊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爲必可復。以五帝三王爲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簡之治爲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洎明祖龍起。吾婺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鶴起。有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中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剿殺。格以才望率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老辭歸遂不起格邃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奧嘗著荷亭論辨設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夫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爲灌苗也治者用火不可曰天生火爲煨鐵也醫者用草木禽獸不可曰天生草木禽獸爲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耆欲將至有聞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卽始見

終何所不占。奚必卜筮哉。或曰：仲尼著詩教，以厚性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詩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微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黼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冓之言，不踰闕而賦。淫詩以貶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宣子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



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書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矣。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尸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慎罰。得毋命康叔爲司寇之辭。而誤於焚禁之後乎。諸所論創拔精博如此。格既歸家。居數十年。閉戶誓書。自成一家言。好周卹貧乏。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怪之。而

卒不能摧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

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爲道大矣。揲著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爲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爲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爲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攢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據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規依附。而其論彌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道。

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取舍也。

###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澹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嗜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懋乃謂同官黃仲昭。莊棗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盡諫。同上疏諍之。忤旨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謫，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大理評事，留心職業，庶獄精鍊，過於老吏。南倭入視北爲縮，例益以堂隸顧直之贏，而懋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使，事閩籍山海有番舶銀鑛之患，懋至許民與番互市，弛鑛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史不相得。又積勞觸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不罷，輒不貪酷，不老病，何求退爲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輒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鬢髮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學爲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方尊嚮師儒。比以謝鐸爲祭酒。而南則以屬慙。而慙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除服。卽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骸骨。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仕。未既。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懋獨免。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續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於榻上。論古今事。又與侄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士會父子爲庶幾。計聞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人。龐樸長者。而蓄德閎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容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肝

凡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疎。豁意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弗顧。所居破屋。早至。碣曠。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餉之。米乏。則以麥屑爲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爲法。俸餘。止四五百金。懋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  
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聞  
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  
利病。輒爲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於書  
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  
以窮理。小以慎獨。朱子鑑空虚之弊。教人致知格物。  
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  
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  
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  
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卽有



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穎。皆可克腹。締帛異質。皆可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人才。因民心爲本。其爲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備矣。刪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葵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其高第弟子。則有唐龍。見名臣傳章拯。陸震。見忠義傳董遵。凌瀚。黃傅。李滄。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歛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曰砂。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爲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平。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享無瑕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往。末之難乎。旣而唐荆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廉。不顧當世之議。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

遭物謗。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無尤爾。顧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懋從子。登治壬戌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爲刑部主事。以決囚不覆於闈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時獠夷哨聚。拯單騎往喻。夷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溢。河決魯橋。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神禹故道。拯議爲

今日計當踵前績、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  
殺其怒、若羞出漢人下策、希功神禹、大役一興、爲害  
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拯請浚孫家渡、以殺  
河勢、績用未成、論者講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工程  
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爲潘希魯、迄川拯  
議而效、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  
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夢延六卿  
議行海運、拯力言其不便、夢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  
祭四郊、而拯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  
言、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

帶間住、卒於家、拯少從伯父懋、受易、輒能潛思究經、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樂、卒年七十、學者稱樸菴先生、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董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爲諸生有聲、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爲浙東奇士、貢之禮部、授南昌府學訓導、時蔡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脩荒

計調知廣東感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儋石之儲、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輩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思南府推官、水災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云。

###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衣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情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

窳四方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秦寧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周府紀善，以禮輔王，上崇德講學啓，辭義嚴正，王甚敬焉，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黃傳

黃傳，字夢弼，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課，弱冠補弟子員，旋獲於庠，公嘆曰：「日三升米耳，此豈足以畢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的。

傳傳盡得其學焉。然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法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五載，舉苞苴，杜請托，建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會合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謁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卧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每讀文山傳，輒歔嗟悲泣。逾



時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書之壁間曰、不如此  
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於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  
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  
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文集若干卷、行於  
世、

### 李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抽  
分龍江、滄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  
懋亟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貨馬質屋、乃克殮、楓山  
題其柩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過於子胥。故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凌德容。廉介則有黃白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儒風復振於婺宿之墟。自此以後。家君砥行。聚徒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敦揚道教。發邇見遠。則不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白。砂。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聲。徹。帝。聰。大。臣。矜。式。歿。陪。孔。席。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用檢

徐用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儒術起家，歟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知祀，繼又請皇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到也，則亦豪右以

孤弱其官陝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收俊才其官  
蕪松叅政也。吳江災民譁於軍門大中丞欲繩以法  
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  
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  
察也。暹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  
則防之以法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嚴蠹耗  
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贍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  
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通籍三十  
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麾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緒  
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會一日問汝芳曰、學宜從何入、汝芳曰、但朝夕望空、拜、自有人出、而傳汝、用檢不懌、鈍一何後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有提於側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乃竟有人忽然陳見解落、胸中瑩然、若有得、繼與定向談、定向曰、子今之孟子也、又曰、願君執御毋執射、用檢不省、解之者曰、射則有的、御無轍迹、子輿願學孔子、如射之有的也、孔子行藏隨時、如御之無方也、楚同或者欲子損孟之高、為孔之大乎、然則向之謂子為孟子、諷也、非譽也、蓋自姚江直指心體、學者風承響接、漸失其初、或誤以精神為聖、或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檢將陰育以收之故其言曰吳  
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  
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  
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卽堯舜之執中大  
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  
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  
性之體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  
爲一原窺於冲漠無朕而生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  
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  
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濂水曰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與廣則祀諸名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任所至。著有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救龍溪諸君之流弊。而率天下以孔門之實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夫天體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爲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外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己。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淆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孫揚

孫揚號石塋。東陽人。父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以自箴。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宇內風偃。學



徒風承響接，賦議紫陽，目爲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  
寄意於感興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  
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  
旣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  
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爲己  
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  
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嵎縣。守仁曰：子到嵎縣，  
便曉嵎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嵎縣，方能到嵎縣。揚  
辨甚力。守仁默不答。揚亦刺船竟歸。因條列守仁諸  
說，歷引朱子之言駁之，曰：質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

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豁然特立。不隨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晦。揚所著書。質疑稿外。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既歿。無有能行其書者。康熙己巳。吳興費家璵。教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脉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璵卒。家璵學於陸龍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祀。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

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爲書。以質問焉。先生不以昏愚乖忤見訝。而歡然接引。多方曉諭。疊疊不倦。揚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浹旬。而疑之未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穹壤。門徒滿天下。而石臺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册。折其說而奪其喙。畧無警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而所造邃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焉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卽其所云。曉得唵縣。乃能到唵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其實懸擬唵縣而知之。知唵縣而已。至唵縣之城。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  
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固守藩籬類如  
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拔於惘惘之流哉噫若石  
臺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揚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  
謫信宜典史當道爲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  
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  
上禦邊四事防寇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廣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興太平未幾丁內艱去服除起爲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爲萬厯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救饑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爲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克饑者輸官散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苑歲例大祈文德撰詞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比卒遺笥蕭然質產以殯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

之門、葬之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與鄉  
守、益羅洪先相講切、開修篤實、飭躬砥行、矩矱森然、  
不爲、言聳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  
少貶、侍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  
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  
尚書、諡文恭、

應典

應典、字天葵、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  
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  
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已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克而達之卽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爲人誠。慤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修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李珙

李珙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淑浦學。



博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管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密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菴菴。

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賃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

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  
聖賢之學則亦卽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  
舟從陸捐僕貧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  
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豈何以  
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堊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  
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  
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塋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  
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爲諸生生姚江受

葉陽明之門、歸卽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豪以牀  
毗隙、詣御史莖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  
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  
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  
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  
尹、按五峰舊爲壽巖寺、梓等毀  
寺爲書院、故爲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旣得良  
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然靜坐、恍覺浮翳盡掃、  
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密、同門王畿、錢德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卽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審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畧無櫻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目錄、草堂卷。

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  
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  
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  
遽作備嘗辛苦乃悵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  
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  
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  
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  
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已接物，真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証悟，自奉粗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以授學徒，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蘭谿徐用檢，遞主教席，用檢於人慎許可，談及惟熙，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汝登見其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取。

###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卽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葬。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爲虛。



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踈畧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輒娓娓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泐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厓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遇饑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膺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爲陳其惠、金萬選、呂一龍、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源、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卽執贄爲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爲主、以立大爲要、日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草瓢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陳其憲

陳其憲字生南、號頰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費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減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惻款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無有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參平淡。

一刻無之。則渴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僞。子若辦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卽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備。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

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卽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卽顧諟天之明命也。其蔥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居文溪。明亡卽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革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挈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庵。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陳春山、吳源二師，聞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棄之，則之乃可。爲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惡，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質所着布袍助之。一龍蓋合曾點原憲爲一人者，終日爲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濟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弱冠時，曾爲父純利府君執蓋出，府君

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執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愠，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爲弟子釋經，不屑屑於訓詁，每用明道法，以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卽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爲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推夫販

鄰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冊。晚年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猶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晝之所爲。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 王同塵

王同塵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卽閉關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簿書之。以自考。深憾幼喪親。不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憲。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會。見其爲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剖擊、予積不能平、玩其所評、心平氣和、蓋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凡二十種、皆切已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箴、凡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蓋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爲已、爲主、辨志爲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者、不在異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爲人爲已之間、但辨一片爲已之心、則入門工夫雖有不同、不害其爲大同、尊意欲先於諸儒中辨同異。

竊以爲學但求有益於已期歸於真而去其偽此事  
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旣以仁爲已任不能  
風動而興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  
反已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  
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其論心學畧曰  
伊川謂儒者本天卽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  
爲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好勝之競氣逞詬  
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  
惟湯潛菴不以爲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  
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強。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卑謙。

論曰。姚江之門。泰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好奇。所以再傳而爲顏山農。三傳而爲何心隱。幾於決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之在王門。不能與龍溪心齋諸公接席也。後人載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皆遵行家禮。厚人倫。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滴水滴凍。爲前賢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淹博開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建之學。豎窮三際。橫遍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窩。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濶。則又不在乎博學也。